

明代八卦景泰蓝镜

◆ 张东



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有枚鑲过金的镜子，镜背是鑲景泰蓝的，问我感不感兴趣，还特地发了镜子的图片供我参考。只是看了图片，我就表态一定要，不过因为对景泰蓝了解不深，所以想看看实物，再确认一下。朋友倒也慷慨，欣然应允，可是他晚上12点以后才有空，问我可不可以夜里再过去，为了心爱的铜镜，我没犹豫就答应了。

夜里按时赴约，将镜子一拿在手上，就确信这应该是枚精品——手感非常重，显见铸镜所用合金中铜的比例极高，大概经过15道工序的提炼，以致铜质很纯，即通常所谓的“水火铜”。整枚镜子大概直径12厘米，阴阳钮，钮上有两穿孔，镜面鑲金，且有文字，初步可以判断镜子的年代在乾隆年间。

朋友问我觉得镜子怎样，我说的确是好东西，问他从哪里得来的，朋友说起先是一位旅居国外的朋友拍下的，拍下后还仿佛炫耀般地拍了镜子的图片发给他，他一看图就像我一样立马就心动了，直觉是个好东西，当即就加价买了回来。而且镜面鑲金，加上文字落款，很有可能是宫内的。我点了点头，认可了他的判断，不过却没有当即交易，并不是因为价钱过高或者担心赝品，而是想对镜子研究得更透彻一些，偏偏我多年来关注铜镜颇多，对铜质、造型等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对景泰蓝却真真所知甚少。仗着和朋友20多年的交情，以前在他那儿也买过不少镜子，便问他可不可以让我先将镜子带回去，找位对景泰蓝颇有研究的专家探讨一下再作定论，朋友特别讲义气地没让付钱就让我带走了。

带着镜子，去找研究景泰蓝数十年的老友王征寒，拿着镜子，他不发一言，足足看了四五分钟，那凝重的神情害得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看走眼了，赶忙问他：难道有问题？他悠悠地说，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他可以向我负责；这才让我放宽了心。

定下心来，两人围着镜子侃起了大山。我根据镜面文字，推断此镜当属乾隆年间，而老王却不这么认为。他指着镜背上的景泰蓝说，这种象牙白只有明代做得出，清代出不了这么好的色泽材质，而这也往往是断定景泰蓝年代属性的评判依据之一；再看浸透岁月沧桑的镜缘，已经露出里面的红铜，这也是明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此外，镜背上类似“亚”字的图形也是明代的显著特征，清代并没有这样的用法。

老王是研究景泰蓝的专家，说得也有理有据，我听了也很信服，可是一想到镜面上明确表明乾隆年间的文字，又产生了困惑。针对我的怀疑，老王给出了他的推论。他认为，这枚镜子一看就是枚精品，且是宫内之物，如此珍品在经历明清朝代更替时很可能被新的统治者留存了下来，并一直传到了乾隆朝。这位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对文玩古物向来感兴趣，很有可能他身边的人为了迎合他，在整理宫中库存时，看到了这枚镜子——历经岁月风云后的镜子虽然有些磨损，但依然光华不减——如果将此镜加以适当的修复，兴许能讨皇帝的欢心？于是便有了这枚夹杂明清两朝气息的铜镜。

老王说还有两点可以判断此镜当为宫中之物。一是镜子上的景泰蓝用料，是只有宫里才能调制出的颜色，民间不可能做到如此水准。二是镜面上的鑲金，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镜面做过两次鑲金，很有可能在明代铸镜时该镜就是作为贡献给皇帝的玩物而诞生，并不具备实用价值；到了乾隆年间，鑲金也许有些褪色，为了更好的观感，更迎合乾隆崇尚富丽堂皇的审美，对镜面又做了新的鑲金，使其倍显高贵尊荣。不过尽管做了不少工作，到底附着其上的明代的历史信息没有被完全抹去，留给后人可以还其本来面目的蛛丝马迹。

讲完自己的看法，老王还特别真诚地建议我，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将此镜收下，它不仅在工艺上是一枚精品镜，在文化上也有不小的价值，收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一枚很有内涵的铜镜。他的话让我感触不小，这些年收藏铜镜早已超出了投资的范畴，自己从中收获的不止是财富方面的保值增值，更是铜镜背后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这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无价之宝。

读了梁实秋的文章才知道闻一多也是个有趣的人，而非以往宣传的“斗士”形象。闻一多早在清华学堂求学期间便结识了晚他一届的梁实秋，两人因爱好文学而共同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尝试着写白话诗，朝夕互观，引为乐事。闻毕业后赴美留学进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翌年梁实秋也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立即给闻寄了封信，装进几张当地的风景照片，写了“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不到一个星期，闻竟然提着皮箱出其不意站在他面前，已经转学到了这里，两个老朋友又开始了同窗生涯。

回国后，两人几经漂泊，不期又在上海的“新月社”聚合，此时闻一多已成为新月派的中坚诗人，梁则俨然是首席文艺评论家。1930年闻与梁同时接受青岛大学的邀请，担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外文系主任，青岛山路多，每天闻去学校路过梁家门口一声招呼，梁应声而出，两人各执手杖一同走向学校。一次青大的学生闹学潮，闻一多态度强硬，主张开除闹事学生，有学生在黑板上写下“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儿呵儿！”原来一多上课时常常夹着“呵呵”的语音声，因此拿来取笑他。又有一次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两人恰好路过，闻一多停下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个是我？”梁只好苦笑地回答：“任你选。”学潮过后两人被迫辞职离开了学校。1932年，闻一多返回母校任中文系教授，开始致力于汉魏六朝诗与《楚辞》、《诗经》、《庄子》、《周易》的研

会篆刻的诗人闻一多

◆ 王金声



究，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涉猎之广，研究之深，连郭沫若也感叹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抗战军兴，京津的大学开始转移，闻一多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跋涉到了昆明，并在刚成立的“西南联大”里任教，继续埋头于古代典籍的研究与教学，除吃饭、上课外几乎不下楼，因此得了个“何妨一下楼主人”雅号。他的讲课也有特色，有一次昂首阔步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他示意坐下，慢慢掏出一包烟来，打开，笑问学生：“哪位吸？”没人敢应，便自己点上长长吸了一口，吐出一圈烟来，一字一顿说：“痛饮酒、

熟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身为联大教授的他却常常为生计而烦恼，战时物价飞涨，八口之家靠他一人的工资往往还不够十天的开销，时告断炊，还苦苦硬撑着，一位老友记起他当年曾摹刻过秦汉钤印，深得篆刻三昧，建议他可挂牌治印，闻一多认为可行，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以养家糊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由校长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蒋梦麟、沈从文等11位教授联名在报上登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一经刊出，求刻者如云，但他也从不把刻章看作商品交易，每刻一章都精心设计，反复琢磨，白天忙着教学，到了夜深人静时才在昏暗的灯下治印，有时手指也割破，咬咬牙坚持刻下去，几年下来共治印两千多方，度过了艰难时期，为此他常自我解嘲：“我是教书匠兼手工业劳动者。”

寒斋寻访闻一多作品有年，近终有大获，得到一枚闻一多为时任缅甸中国远征军野战医院上校院长、兼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的英文翻译汪维润所刻象牙图章，此印刀法刚劲、古拙而不呆板、疏密有致、独具匠心，洵为闻印中之精品，著录在文物出版社《闻一多印选》中。

玉雕文房九件套

◆ 刘亚东



在林木葱郁、景色优美的奉贤“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内，有一座四海恐龙文化科普馆，其馆主就是我国著名的恐龙化石收藏家邵造福先生。

邵先生出生于中州古城河南新密市，其爷爷是当地一位有名的老中医，一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老人过世后，在老屋中留下了大量药材，其中有不少类似动物骨骼的东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家人准备扔掉。平时爱好文史的邵先生专门请了河南博物馆的朋友来到家中，经过反复查看后，朋友告诉他说，这是恐龙化石，民间称为龙骨。自小就对龙情有独钟的邵先生意识到河南古称中原，历史积淀相当丰实，尤其是在河南汝阳、西峡一带，常有这种龙骨出现。而在一些老百姓家中，也收有这种龙骨，不仅吉祥去邪、治病消灾，亦可以卖给药贩换钱。

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邵先生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这些散失在民间的恐龙化石收集起来，以抢救珍宝，保护实物，传承研究。于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节衣缩食，以一己之力开始了在民间的恐龙化石收藏。首先，他专门研究了恐龙生存的地质年代，如新生代的第四季、新近纪，中生代的白垩纪、侏罗纪，古生代的二叠纪、石炭纪等。由于恐龙距今有一亿几千万年年，因而要收藏完整的恐龙骨骼是很难的，尤其是大型恐龙骨骼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河南汝阳恐龙是

收藏恐龙

◆ 王琪森



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其骨骼化石也相当庞大而壮观。邵先生为此采用了组合法，即在确定了汝阳龙的属性后，四处寻觅，从肩胛骨、腓骨、胫骨到最难找的颈椎骨，将其集聚组合。而食草类的小型鹦鹉嘴龙等，则力求品相完整、骨骼清晰。为此，他经常深入到山沟腹地，那时国家还没有出台对恐龙化石的管理法（要到2010年才有），江湖无序，鱼龙混杂，邵先生却筚路蓝缕，维护着尊严。

作为一名收藏家，不仅要有职业追求，亦要有理想境界。1993年，国际古生物合作小组在蒙古戈壁考察期间，发现了一枚距今8千万年的恐龙胚胎化石，

石，经修复和研究，证实蛋化石中是一只窃蛋龙。这一发现使邵先生意识到恐龙胚胎蛋的收藏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未来意义。当时民间的恐龙蛋收藏很热，价格也不贵。但邵先生却在此时，注重于恐龙胚胎蛋的收藏与研究。

如今他珍藏的一枚已出现完整脚趾的恐龙胚胎化石（见图），就是当年在江西南部所寻找到的，经CT扫描蛋内已有骨骼聚集，因而成为他的镇馆之宝，为我们进行恐龙孵化、发育、成长等提供了真实的研究空间。为此，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地质通报》发表了由邵先生执笔、日本恐龙专家田中昌平等合作撰写的论文。

为了将个人收藏成为社会公器，服务大众，利于公益，2012年，邵先生在奉贤海湾森林公园建起了恐龙文化科普馆。占地面积77亩，馆外52000平方米，馆内1380平方米，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介绍中生代时期的恐龙群及恐龙的化石、恐龙的分类等。展示了巨型汝阳龙、鹦鹉嘴龙、蜥脚类龙、岷山龙等的骨骼化石、国宝级的恐龙蛋胚胎化石、珍稀的西峡长形恐龙蛋化石等，从而使恐龙馆既是追踪龙文化的精神家园，又是宣传科学自然知识的科普教育平台。